

第三十六回

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

话说狐毛、狐偃兄弟，从公子重耳在秦，闻知父亲狐突被子圉所害，捶胸大哭，赵衰、臼季等都来问慰。赵衰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悲之何益？且同见公子，商议大事。”毛、偃收泪，同赵衰等来见重耳。毛、偃言：“惠公已薨，子圉即位，凡晋臣从亡者，立限唤回，如不回，罪在亲党，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，将来杀害。”说罢，痛上心来，重复大哭。重耳曰：“二舅不必过伤，孤有复国之日，为汝父报仇。”即时驾车来见穆公，诉以晋国之事。穆公曰：“此天以晋国授公子，不可失也！寡人当身任之。”赵衰代对曰：“君若庇荫重耳，幸速图之！若待子圉改元告庙，君臣之分已定，恐动摇不易也。”穆公深然其言。

重耳辞回甥馆，方才坐定，只见门官通报：“晋国有人到此，说有机密事，求见公子。”公子召入，问其姓名，其人拜而言曰：“臣乃晋大夫栾枝之子栾盾也。因新君性多猜忌，以杀为威，百姓胥怨，群臣不服，臣父特遣盾私送款于公子。子圉心腹只有吕省、卻芮二人，旧臣卻步扬、韩简等一班老成，俱疏远不用，不足为虑。臣父已约会卻湊、舟之侨等，敛集私甲，只等公子到来，便为内应。”重耳大喜，与之订约，以明年岁首为期，决至河上。

栾盾辞去，重耳对天祷祝，以蓍布筮。得《泰卦》六爻安静，重耳疑之，召狐偃占其吉凶。偃拜贺曰：“是为天地配享，小往大来，上吉之兆。公子此行，不惟得国，且有主盟之分。”重耳乃以栾盾之言告狐偃，偃曰：“公子明日便与秦公请兵，事不宜迟。”重耳乃于次日复入朝谒秦穆公，穆公不待开言，便曰：“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，恐诸臣不任其事，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。”重耳拜谢而出。平豹闻穆公将纳公子重耳，愿为先锋效力，穆公许之，太史择吉于冬之十二月。先三日，穆公设宴，饯公子于九龙山，赠以白璧十双，马

四百匹，帷席器用，百物俱备，粮草自不必说。赵衰等九人各白璧一双，马四匹，重耳君臣俱再拜称谢。

至日，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、繇余，大将公子絳、公孙枝，先锋平豹等，率兵车四百乘，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，望东进发。秦世子 与重耳素本相得，依依不舍，直送至渭阳，垂泪而别。诗曰：

猛将精兵似虎狼，共扶公子立边疆。

怀公空自诛狐突，只手安能掩太阳？

周襄王十六年，晋怀公圉之元年，春正月，秦穆公同晋公子重耳行至黄河岸口。渡河船只，俱已预备齐整，穆公重设饯筵，丁宁重耳曰：“公子返国，毋忘寡人夫妇也。”乃分军一半，命公子絳、平豹护送公子济河，自己大军屯于河西。正是：“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”

却说壶叔主公子行李之事，自出奔以来，曹、卫之间担饥受饿，不止一次，正是无衣惜衣，无食惜食，今日渡河之际，收拾行装，将日用的坏筵残豆、敝席破帷，件件搬运入船，有吃不尽的酒脯之类，亦皆爱惜如宝，摆列船内。重耳见了，呵呵大笑，曰：“吾今日入晋为君，玉食一方，要这些残敝之物何用？”喝教抛弃于岸，不留一些。狐偃私叹曰：“公子未得富贵，先忘贫贱，他日怜新弃旧，把我等同守患难之人，看做残敝器物一般，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！乘今日尚未济河，不如辞之，异时还有相念之日。”乃以秦公所赠白璧一双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：“公子今已渡河，便是晋界，内有诸臣，外有秦将，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。臣之一身，相从无益，愿留秦邦，为公子外臣。所有白璧一双，聊表寸意。”重耳大惊曰：“孤方与舅氏共享富贵，何出此言？”狐偃曰：“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，不敢相从。”重耳曰：“三罪何在？”狐偃对曰：“臣闻：‘圣臣能使其君尊，贤臣能使其君安。’今臣不肖，使公子困于五鹿，一罪也；受曹、卫二君之慢，二罪也；乘醉出公子于齐城，致触公子之怒，三罪也。向以公子尚在羁旅，臣不敢辞。今入晋矣，臣奔走数年，惊魂几绝，必力并耗，譬之余筵残豆，不可再陈，敝席破帷，不可再设。留臣无益，去臣无损，臣是以求去耳！”重耳垂泪而言曰：“舅氏责孤甚当，乃孤之过也。”即命壶叔将已弃之物，一一取回；复向河设誓曰：“孤返国，若忘了舅氏之劳，不与同心共政者，子孙不昌！”即取白璧投之于河曰：“河伯为盟证也。”时介子推在他船中，闻重耳与狐偃立盟，笑曰：“公子之归，乃天意也，子犯欲窃以为己功乎？此等贪图富贵之辈，吾羞与同朝！”自此有栖隐之意。

重耳济了黄河，东行至于令狐，其宰邓慆发兵登城拒守，秦兵围之，平豹奋勇先登，遂破其城，获邓慆斩之，桑泉臼衰望风迎降。晋怀公闻谍报大惊，悉起境内车乘甲兵，命吕省为大将，郤芮副之，屯于庐柳，以拒秦兵，畏秦之强，不敢交战。公子縶乃为秦穆公书，使人送吕、郤军中。略曰：

寡人之为德于普，可谓至矣。父子背恩，视秦如仇，寡人忍其父，不能复忍其子。今公子重耳，贤德著闻，多士为辅，天人交助，内外归心。寡人亲率大军，屯于河上，命縶护送公子归晋，主其社稷。子大夫若能别识贤愚，倒戈来迎，转祸为福，在此一举！

吕、郤二人览书，半晌不语。欲接战，诚恐敌不过秦兵，又如龙门山故事；欲迎降，又恐重耳记著前仇，将他偿里克、平郑之命，踌躇了多时，商量出一个计较来。乃答书于公子縶，其略云：

某等自知获罪公子，不敢释甲，然翼戴公子，实某等之愿也！倘得与从亡诸子，共矢天日，各无相害，子大夫任其无咎，敢不如命。公子縶读其回书，已识透其狐疑之意，乃单车造于庐柳，来见吕、郤。吕、郤欣然出迎，告以衷腹曰：“某等非不欲迎降，惧公子不能相容，欲以盟为信耳。”縶曰：“大夫若退军于西北，縶将以大夫之诚，告于公子，而盟可成也。”吕、郤应诺，候公子縶别去，即便出令，退屯于郇城。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縶至郇城，与吕、郤相会。是日，刑牲歃血，立誓共扶重耳为君，各无二心。盟讫，即遣人相随狐偃至臼衰，迎接重耳到郇城大军之中，发号施令。怀公不见吕、郤捷音，使寺人勃鞮至晋军催战。行至中途，闻吕、郤退军郇城，与狐偃、公子縶讲和，叛了怀公，迎立重耳，慌忙回报。怀公大惊，急集郤步扬、韩简、栾枝、士会等一班朝臣计议。那一班朝臣，都是向著公子重耳的，平昔见怀公专任吕、郤，心中不忿，“今吕、郤等尚且背叛，事到临头，召我等何用。”一个个托辞，有推病的，有推事的，没半个肯上前。怀公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孤不该私自逃回，失了秦欢，以致如此！”勃鞮奏曰：“群臣私约共迎新君，主公不可留矣！臣请为御，暂适高梁避难，再作区处。”

不说怀公出奔高梁。再说公子重耳，因吕、郤遣人来迎，遂入晋军。吕省、郤芮叩首谢罪，重耳将好言抚慰。赵衰、臼季等从亡诸臣，各各相见，吐露心腹，共保无虞。吕、郤大悦，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，朝于武公之庙。绛都旧臣，栾枝、郤溱为首，引著士会、舟之侨、羊舌职、荀林父、先蔑箕、郑先都等三十余人，俱至曲沃迎驾，郤步扬、梁繇靡、韩简、家仆徒等另做一班，俱往绛都郊外邀接。重耳入绛城即位，是为文公。按重耳四十三岁奔翟，

五十五岁适齐，六十一岁适秦，及复国为君，年已六十二岁矣。

文公既立，遣人至高粱刺杀怀公。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，至今年二月被杀，首尾为君不满六个月，哀哉！寺人勃鞞收而葬之，然后逃回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文公宴劳秦将公子絳等，厚犒其军。有平豹哭拜于地，请改葬其父平郑。文公许之。文公欲留用平豹，豹辞曰：“臣已委质于秦庭，不敢事二君也。”乃随公子絳到河西，回复秦穆公，穆公班师回国。史臣有诗美秦穆公云：

辚辚车骑过河东，龙虎乘时气象雄。

假使雍州无义旅，纵然多助怎成功？

却说吕省、郤芮迫于秦势，虽然一时迎降，心中疑虑，到底不能释然，对著赵衰曰、季诸人，未免有惭愧之意。又见文公即位数日，并不曾爵一有功，戮一有罪，举动不测，怀疑益甚，乃相与计较，欲率家甲造反焚烧公宫，弑了重耳，别立他公子为君。思想：“在朝无可与商者，惟寺人勃鞞乃重耳之深仇，今重耳即位，勃鞞必然惧诛，此人胆力过人，可邀与共事。”使人招之，勃鞞随呼而至。吕、郤告以焚宫之事，勃鞞欣然领命，三人歃血为盟，约定二月晦日会齐，夜半一齐举事。吕、郤二人各往封邑暗集人众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勃鞞虽然当面应承，心中不以为然，思量道：“当初奉献公之命，去伐蒲城，又奉惠公所差，去刺重耳，这是桀犬吠尧，各为其主。今日怀公已死，重耳即位，晋国方定，又干此大逆无道之事，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，未必成事，纵使杀了重耳，他从亡许多豪杰，休想轻轻放过了我。不如私下往新君处出首，把这话头，反做个进身之阶，此计甚妙。”又想：“自己是个有罪之人，不便直叩公宫。”遂于深夜往见狐偃。狐偃大惊，问曰：“汝得罪新君甚矣！不思远引避祸，而夤夜至此何也？”勃鞞曰：“某之此来，正欲见新君，求国舅一引进耳！”狐偃曰：“汝见主公，乃自投死也。”勃鞞曰：“某有机密事来告，欲救一国人性命，必面见主公，方可言之。”

狐偃遂引至公宫门首，偃叩门先入，见了文公，述勃鞞求见之语。文公曰：“鞞有何事，救得一国人性命？此必托言求见，借舅氏作面情讨饶耳。”狐偃曰：“‘刳茅之言，圣人择焉。’主公新立，正宜捐弃小忿，广纳忠告，不可拒之。”文公意犹未释，乃使近侍传语责之曰：“汝斩寡人之袂，此衣犹在，寡人每一见之寒心；汝又至翟行刺寡人，惠公限汝三日起身，汝次日即行，幸我天命见祐，不遭毒手；今寡人入国，汝有何面目来见？可速逃遁，迟则执汝付刑矣！”勃鞞呵呵大笑曰：“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，世情尚未熟透耶？先君献公，与君父子；惠公则君之弟也。父仇其子，弟仇其兄，况勃鞞乎？勃

鞮小臣，此时惟知有献、惠，安知有君哉？昔管仲为公子纠射桓公中其钩，桓公用之，遂伯天下，如君所见，将修射钩之怨，而失盟主之业矣。不见臣，不为臣损，但恐臣去，而君之祸不远也。”狐偃奏曰：“勃鞮必有所闻而来，君必见之。”文公乃召勃鞮入宫。勃鞮并不谢罪，但再拜口称：“贺喜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嗣位久矣，汝今日方称贺，不已晚乎？”勃鞮对曰：“君虽即位，未足贺也。得勃鞮，此位方稳，乃可贺耳！”文公怪其言，屏开左右，愿闻其说。勃鞮将吕、郤之谋，如此恁般，细述一遍，“今其党布满城中，二贼又往封邑聚兵，主公不若乘间与狐国舅微服出城，往秦国起兵，方可平此难也。臣请留此，为诛二贼之内应。”狐偃曰：“事已迫矣！臣请从行，国中之事，子余必能料理。”文公叮嘱勃鞮：“凡事留心，当有重赏！”勃鞮叩首辞出。

文公与狐偃商议了多时，使狐偃预备温车于宫之后门，只用数人相随。文公召心腹内侍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不可泄漏。是晚，依旧如常就寝。至五鼓，托言感寒疾腹痛，使小内侍执灯如厕，遂出后门，与狐偃登车出城而去。次早，宫中俱传主公有病，各来寝室问安，俱辞不见。宫中无有知其出外者。天明，百官齐集朝门，不见文公视朝，来至公宫询问，只见朱扉双闭，门上挂著一面免朝牌，守门者曰：“主公夜来偶染寒疾，不能下床，直待三月朔视朝，方可接见列位也。”赵衰曰：“主公新立，百事未举，忽有此疾，正是：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’”众人信以为真，各各叹息而去。吕、郤二人闻知文公患病不出，直至三月朔方才视朝，暗暗欢喜曰：“天教我杀重耳也！”

且说晋文公、狐偃潜行离了晋界，直入秦邦，遣人致密书于秦穆公，约于王城相会。穆公闻晋侯微行来到，心知国中有变。乃托言出猎，即日命驾，竟至王城来会晋侯。相见之间，说明来意，穆公笑曰：“天命已定，吕、郤辈何能为哉？吾料子余诸人，必能办贼，君勿虑也！”乃遣大将公孙枝屯兵河口，打探绛都消息，便宜行事。晋侯权住王城。

却说勃鞮恐吕、郤二人见疑，数日前，便寄宿于郤芮之家，假作商量。至二月晦日，勃鞮说郤芮曰：“主公约来早视朝，想病当小愈，宫中火起，必然出外，吕大夫守住前门，郤大夫守住后门，我领家众据朝门，以遏救火之人，重耳虽插翅难逃也！”郤芮以为然，言于吕省。是晚，家众各带兵器火种，分头四散埋伏。约莫三更时分，于宫门放起火来，那火势好不凶猛！宫人都在睡梦中惊醒，只道宫中遗漏，大惊小怪，一齐都乱起来。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，东冲西撞，口内大呼：“不要走了重耳！”宫人遇火者，烂额焦头，逢兵者，伤肢损体，哀哭之声，耳不忍闻。吕省仗剑直入寝宫，来寻文公，并无

踪影，撞见郤芮，亦仗剑从后宰门入来，问吕省：“曾了事否？”吕省对答不出，只是摇头。二人又冒火覆身搜寻一遍，忽闻外面喊声大举，勃鞞仓忙来报曰：“狐、赵、栾、魏等各家，悉起兵众前来救火，若至天明，恐国人俱集，我等难以脱身，不如乘乱出城，候至天明，打听晋侯死生的确，再作区处。”吕、郤此时，不曾杀得重耳，心中早已著忙了，全无主意，只得号召其党，杀出朝门而去。史官有诗云：

毒火无情弑械成，谁知车驾在王城！

晋侯若记留袂恨，安得潜行会舅甥？

且说狐、赵、栾、魏等各位大夫，望见宫中失火，急忙敛集兵众，准备挠钩水桶，前来救火，原不曾打帐厮杀。直至天明，将火扑灭，方知吕、郤二人造反，不见了晋侯，好大吃惊！有先前吩咐心腹内侍，火中逃出，告知：“主公数日前，于五鼓微服出宫，不知去向。”赵衰曰：“此事问狐国舅便知。”狐毛曰：“吾弟子犯，亦于数日前入宫，是夜便不曾归家。想君臣相随，必然预知二贼之逆谋。吾等只索严守都城，修葺宫寝，以待主公之归可也。”魏犇曰：“贼臣造逆，焚宫弑主，今虽逃不远，乞付我一旅之师，追而斩之。”赵衰曰：“甲兵，国家大权，主公不在，谁敢擅动。二贼虽逃，不久当授首矣。”

再说吕、郤等屯兵郊外，打听得晋君未死，诸大夫闭城谨守；恐其来追，欲奔他国，但未决所向。勃鞞给之曰：“晋君废置，从来皆出秦意，况二位与秦君原有旧识，今假说公宫失火，重耳焚死，去投秦君，迎公子雍而立之，重耳虽不死，亦难再入矣。”吕省曰：“秦君向与我有王城之盟，今日只合投之。但未知秦肯容纳否？”勃鞞曰：“吾当先往道意，如其慨许，即当偕往。不然，再作计较。”勃鞞行至河口，闻公孙枝屯兵河西，即渡河求见，各各吐露心腹，说出真情。公孙枝曰：“既贼臣见投，当诱而诛之，以正国法，无负便宜之托可也。”乃为书托勃鞞往召、吕郤。书略曰：

新君入国，与寡君原有割地之约。寡君使枝宿兵河西，理明疆界，恐新君复如惠公故事也。今闻新君火厄，二大夫有意于公子雍，此寡君之所愿闻，大夫其速来共计！

吕、郤得书，欣然而往，至河西军中，公孙枝出迎。叙话之后，设席相款。吕、郤坦然不疑。谁知公孙枝预遣人报知秦穆公，先至王城等候，吕、郤等留连三日，愿见秦君。公孙枝曰：“寡君驾在王城，同往可也。车徒暂屯此地，俟大夫返驾，一同济河何如？”吕、郤从其言。行至王城，勃鞞同公孙枝先驱入城，见了秦穆公，使平豹往迎吕、郤。穆公伏晋文公于围屏之后，吕、郤等继

至，谒见已毕，说起迎立子雍之事。穆公曰：“公子雍已在此了！”吕、郤齐声曰：“愿求一见。”穆公呼曰：“新君可出矣！”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，不慌不忙，叉手步出，吕、郤睁眼看之，乃文公重耳也。吓得吕省、郤芮魂不附体，口称：“该死！”叩头不已。穆公邀文公同坐。文公大骂：“逆贼！寡人何负于汝而反？若非勃鞞出首，潜出宫门，寡人已为灰烬矣！”吕、郤此时，方知为勃鞞所卖。报称：“勃鞞实歃血同谋，愿与俱死。”文公笑曰：“勃鞞若不共歃，安知汝谋如此？”喝叫武士拿下，就命勃鞞监斩。须臾，二颗人头献于阶下。可怜吕省、郤芮辅佐惠、怀，也算一时豪杰，索性屯军庐柳之时，与重耳做个头敌，不失为从一忠臣！既已迎降，又复背叛，今日为公孙枝所诱，死于王城，身名俱败，岂不哀哉！文公即遣勃鞞，将吕郤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，一面将捷音驰报国中。众大夫皆喜曰：“不出子余所料也！”赵衰等忙备法驾，往河东迎接晋侯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